【菩提道上】

# 知心朋友

釋見可

什麼是「知心朋友」？是彼此十分瞭解對方的心意、行爲嗎？是有相近的個性、興趣嗎？是永遠給對方適時、適度的協助、溫暖嗎？必須有相同的理想、看法？是能共同奮鬥的伙伴嗎？還是要有相等的聰明才智？

最近聽了一個故事，讓我對「知心朋友」有新的認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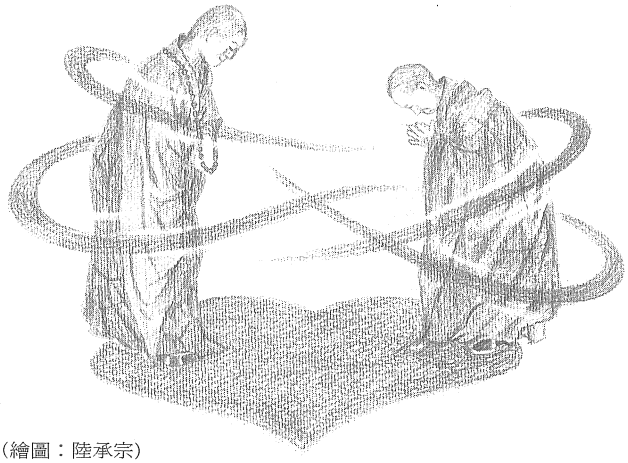
一位法師口渴喝著水，看見身旁的師父，心想師父可能正渴著吧？於是在「猶疑」中端杯水給師父，結果師父說：「我不渴。」

他向師父說出剛才的念頭，並請問師父：「我們是不是常在嘗試錯誤中認識別人？」師父說：「對！因爲通常我們只能透過外相來認識別人，而外相的表現只是他的幾分之幾，猶如冰山，我們見到的只是浮在水面上的部分，水底的部分我們根本看不到。認識自己尚且不容易，何況是經由自己的經驗或想像去認識別人呢？」

他又請問師父什麼叫「知心」？師父回答：「所謂『知心』，就是當自己端杯水給別人時，彼此能知道當下的意思，不論對方收不收，雙方都能瞭解彼此的心，這叫做『知心』。」

我想：我們對別人所付出的一份善意的關懷，重點並不在他人一定要接受，而是透過嘗試，多一次機會知道彼此的狀況和需要。如果把重點放在「瞭解」，不僅在回拒和被回拒時不會受傷，也會學著：即使領納他人的善意時，仍能就當下事實的需要，坦然直率地說：「不！」

原來，知心朋友不一定只是那些天生具有某種特質，和我完美搭配的特定的人，而可以是願意彼此接納，並逐漸相互瞭解的任何一個生命。



（繪圖：陸承宗）

# 我對「空」的認識

釋見侖

佛門號稱「空門」，「空」是佛教的標幟，要瞭解「空」的哲理，應向佛門探究。

一般人一聽到「空」，便以為佛教是虛無、消極、否定一切的，往往對「空」甚至對佛教生起恐懼、排斥，而不敢學佛，就算是佛教徒也未必瞭解「空」的哲理，因此若有人儘管看了許多佛書，聽了許多佛理，吃了多年素食，打坐、念佛樣樣來，如果不能體解「空性」，學佛可說還不及格。

「空」到底是什麼呢？我們如何認識「空」的世界？大乘佛學以「空」為基礎，也以空為究極，「空」是大乘佛學對宇宙萬象的一種扼要說明，說得更詳細點就是「緣起性空」，佛教認為宇宙萬象都必須依賴各種因緣條件才能生起，若因緣離散，事物也就隨之消滅。換言之，一切事物都是因緣聚集則生起，因緣離散則消滅，因緣變異則變異，沒有「自性」(依中觀學派說法，自性是指事物內在不變的本質)，所以一切事物沒有自主性、獨立性、絕對性、堅實性、永恆性，這就是所謂的「緣起性空」。因此，「性空」是指一切事物的自性空幻不實，更進一層地觀察，所謂「空性」，即是指一切事物的不定性、變化性、可塑性、可作性及可滅性。

若有人說，「佛教只會說『空』，這也空，那也空」，這是有待釐清的，因為佛陀若只說「空」，不必耗費那麼多口舌力氣，說法四十五年。佛陀在很多經典中都說「有」，例如有善惡因果、有聖人凡夫等等，所以佛教不只講「空」而已，而「空」不是在否定一切事物的存在，它是在說明一切事物存在的實相，不是絕對性、獨立性、眞實性的。一切事物的存在是在某個時空因緣下，它具有某特定的相狀、功能與作用。譬如一桶水，以性空的觀點來看，它在某些因緣條件下，暫時保持了液體的相狀，可以用來解渴，也可以用來灌溉花木或漱洗清潔，但當時空因緣轉變，它可能會變成氣體的蒸氣，或固體的冰塊，其功能又各有不同，所以這桶水是因緣下的產物，其永恆不變的本性是「空」的。

在《大智度論》「十八空」中，亦處處談到「緣起性空」，其中精彩的地方，就是問難者不斷提出「兩難式」的批判，例如「空」否定了一切事物，那麼「空」到底有沒有否定它本身？換句話說，「空」是「空」的嗎？若「空」是「空」的，那麼「空」不能否定諸法；反之，若「空」不是「空」的，那麼「諸法皆空」這句話就不對了，因為至少有一「空」法是不「空」的。對這樣的問題，龍樹菩薩的回應是：「空」不但否定一切事物，也否定它自己，亦即是《般若經》中所說的「空空」，不但有為法是「空」，無為法是「空」，連「空」的「空」也是空的。龍樹菩薩更說：「空」只是世俗諦中的方便施設，在第一義諦中，連「空」都不可說。因此說「空」，主要是讓我們知道「一切事物無自性」，當我們瞭解此一「空」的如實眞相後，「空」的自性也不可得，自然就能放捨「空」，這就是「空空」。

龍樹菩薩在《大智度論》中，亦多次讚歎諸佛菩薩的德性，這可以看出「空」並不是虛無主義，而是在因緣生

、因緣滅的定義下，否定諸法的自性，而諸法的功能、作用和相狀是存在於因緣性空中。在緣起性空中，我的學習是：萬事萬物空無自性，「我」也是無自性的，因爲「空」的意義是可變性、可塑性，如此，成佛便成爲可能。

# 父親的身教

李玲

沒上課的午后，回哥哥家探望雙親。照例與健談的母親閒話一番後，起身告辭，父親一如往常地微笑著，揮手與我「說」再見。這熟悉的笑容將我拉回到年少時代……

家裡兄弟姊妹六人，常有人不小心打破玻璃、杯子、碗碟等，巧手的父親特地釘了一個木箱子收集這些碎片，我卻不曾留意過它們的去處。

有一天我又不小心打破了一只杯子，順手將碎片倒進木箱時，發現裡面已堆積不少各種玻璃碎片，就心血來潮地「日行一善」，將整盒木箱的碎片倒入垃圾桶，以便隔天與其他垃圾一併送到巷口讓垃圾車載走。

當我轉身時，發現父親正在庭院鋪上幾張舊報紙，仔細地將桶裡的垃圾分類，他一面瞇著眼睛，一面把玻璃、陶瓷碎片揀起來，我蹲下來幫忙，疑惑地問著：「這些不是要丟掉嗎？爲什麼還要挑出來呢？」父親轉頭對我微笑，並說：「小心點，別割傷了手。」說完，又專心地挑揀，一直到他認爲可以了，才將攤滿玻璃碎片的厚報紙包起來，用繩子捆好放在牆邊，然後鬆了一大口氣，對站在旁邊的我露齒微笑。那一剎那，我意會到：父親是怕不經整理的玻璃碎片會割傷爭取時效、辛苦工作的清潔人員，因而不厭其煩地挑揀、收集、捆綁。同時我也才明白，那一堆堆我們兄弟姊妹製造出來的傷人之物，都是父親如此清理乾淨的。

在清理的過程中，父親沒有一句責怪，也不曾說明用意，但他細膩的動作及專注的背影裡，我體會到：是一顆爲別人設想的柔軟心，使父親那般有耐心，這顆柔軟心也正是慈悲的心，有了慈悲，心中自然能夠爲別人留出空間，凡事不以自己的方便爲先，而能創造出一個自他和諧的淨土。

從小到大，父親給我的身教很多，但那次我的體會特別深刻，也就是這一份體會，使我在求學、教書，甚至自組家庭後，擁有平順的歷程，沒有遭遇太多的挫折和困難。如今父親因中風多年不能言語，但每次去探望他，那臨別對我的微笑及揮手，父親柔軟的身教一次又一次地示現著……